

閩語「引誘」語源探討

陳祐禎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摘要

閩語「引誘」一詞，閩南語多讀作[siã5]，閩北語多讀作[siaŋ5]，閩東語多讀作[əiaŋ5]，閩中語多讀作[si ɔ̃5]，其表現形式頗為相近，因此可以推論該詞彙應有一個共通的來源。本文藉由語音和語義的辨析，探討閩語「引誘」的語源。在語音分析上，由於各閩語語音形式複雜，因此需透過語音層次的分析，以探討其語音的來源；此外，又藉由探討語義的歷史演變，進一步論證閩語「引誘」一詞的語源。經由音義的分析結果得知，閩語「引誘」一詞的語源，以「涎」字的可能性最大。

關鍵字：引誘、閩語、語源

The verb “siã” (allure) on Min etymon

You Zhen, Che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similar phonetic variations relating to “siã” (allure) in Min: “[siã5]” in Southern Min, “[siaŋ5]” in Northern Min, “[əiaŋ5]” in Eastern Min, and “[si ɔ̃5]” in Central Min. Therefore, we can suppose that the verb “siã” (allure) in Min are cognates. In some Min dialect investigations, the verb “siã” (allure) was documented as 涎, 羸, 錫, etc. What’s the original character? This paper concentrates on Min etymon of the verb “siã” (allure) by explicating strata and lexical history. In conclusion, the Min etymon of “siã” (allure) is perhaps 涎.

Keywords: allure ; Min dialects ; etymon

壹、前言

閩南語[siã5]¹有引誘、吸引之義，當動詞用，例如「siãnn káu-hiã」（引來螞蟻）、「siãⁿ gin-á」（引誘小孩）、「siãⁿ tsa-poo」（勾引男性），[siã5]一詞早在 1863 年以前《廈荷詞典》就有記錄，表示「誘餌」（lokken）、「吸引」（aantrekken）之義²。

1873 年杜嘉德《廈英大辭典》記錄了「saⁿ-siãⁿ」、「siãⁿ-sîn」（to allure flies）等詞彙³；1923 年的巴克禮《增補廈英大辭典》增加了「siãⁿ sió-kúg」（to catch small cuttlefish by attracting them with lights）一詞⁴；1931 年小川尚義《台日大辭典》也有「眩」（[siã5]）的記載表示誘惑、誘騙、誇耀，或使之心迷等義⁵。

除了閩南語之外，對照其親屬語言包括閩北語、閩東語、閩中語等，可以發現，「引誘」一詞，在閩語的表現形式上頗為相近，同出一源的可能性極大，以下便透過語音和語義的分析，探討閩語「引誘」的語源。

貳、閩語中的「引誘」

閩語中無論閩南、閩北、閩東、閩中皆有表「引誘」的單詞，其表現形式如下：

¹ 本文調號標記如下：1 陰平、2 陰上、3 陰去、4 陰入、5 陽平、6 陽上、7 陽去、8 陽入。siãnn5 一詞採用教育部臺羅拼音，以「nn」表示鼻化韻。

² 《廈荷詞典》荷蘭文寫作“Chinese-Hollandsch Woorden book Van bet Emoi dialect”，原先由 J. J.C. Francken 編寫，惜書未完成 J. J.C. Francken 便於 1863 年逝世，之後由 C.F. De Grijns 整理其遺作，延誤至 1882 年才出版。Francken, De Grijns(1882). *Chinese-Hollandsch Woorden book Van bet Emoi dialect*(廈荷詞典).臺南：教會公報社.p.514

³ Douglas Carstairs(1873).*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 chew and Chin chew dialects*(廈英大辭典)(電子版)。

⁴ Barclay(1923).*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Spoken Language of Amoy*(增補廈英大辭典)(電子版)。

⁵ 小川尚義(1931-1932)。台日大辭典 (電子版)。

閩南語

臺灣 ⁶	漳州 ⁷	漳浦 ⁸	廈門 ⁹	南安 ¹⁰	晉江 ¹¹
𪗇	涎	涎	餵	羸	羸
[siã5]	[siã5]	[siã5]	[siã5]	[siã5]	[siã5]
引誘	引誘人	涎困仔： 引誘	招引 引誘	羸蚊	羸雞

閩南語的「引誘」在臺灣以及泉漳片的漳州、漳浦、廈門、南安、晉江皆同讀作[siã5]，其用字有「𪗇」、「涎」、「餵」、「羸」等，而同屬閩南語的潮汕片汕頭話、雷州片海康話等則未見相對應的語詞。

閩北語

松溪 ¹²	石陂 ¹³	政和 ¹⁴	建陽 ¹⁵	泰寧 ¹⁶
涎	□	□	羸	羸
[siaŋ5]	[ciaŋ5]	[tiaŋ5]	[siaŋ5]	[siaŋ3]
涎雞：呼雞	□雞：呼雞	□雞：呼雞	引誘	逗引

閩北語松溪、建陽、泰寧都讀作[siaŋ]，石陂因聲母顎化作用讀作[ciaŋ5]，政和讀作[tiaŋ5]，聲母為舌尖邊擦音[t̪]。其用字有「涎」一例，「羸」兩例。

⁶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辭典(電子版)。

⁷ 中研院。小學堂資料庫(電子版)。

⁸ 中研院。小學堂資料庫(電子版)。

⁹ 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96)。廈門方言志。北京：北京語言學院。78。

¹⁰ 李如龍(2001)。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州：福建教育。19。

¹¹ 李如龍(2001)。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87。

¹² 中研院。小學堂資料庫(電子版)。松溪話陽平調分甲乙，此為陽平甲調。

¹³ 秋谷裕幸(2008)。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臺北：中研院語言所。112。

¹⁴ 秋谷裕幸(2008)。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160。政和鎮前話陽平調分甲乙，此為陽平甲調。

¹⁵ 李如龍(2001)。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441。建陽話陽平調分甲乙，此為陽平甲調。

¹⁶ 李如龍(2001)。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373。

閩東語

泰順 ¹⁷	福鼎 ¹⁸	霞浦 ¹⁹	壽寧 ²⁰	柘榮 ²¹
□	□	□	□	□
[cian5]	[ə ian5]	[ə ian5]	[sian5]	[ə ian5]
□ kia5 lai1 囡：逗小孩	引誘	引誘	□雞：呼雞	引誘

閩東語泰順讀作[cian5]，福鼎、霞浦、柘榮讀作[ə ian5]，聲母為舌尖擦音[ə]，壽寧讀作[sian5]。其用字皆從缺。

閩中語

明溪 ²²	三明 ²³	沙縣 ²⁴
羸	羸	羸
[sian4] ²⁵	[si ɔ̃5]	[si ɔ̃5]
招引牲畜，用東西逗引人	引誘	引誘

閩中語三明、沙縣同讀為鼻化韻[si ɔ̃5]，明溪讀作[sian4]。其用字皆作「羸」。

邵將過渡區

將樂 ²⁶
羸
[sian4]
羸雞：引雞吃食

¹⁷ 秋谷裕幸(2005)。浙南的閩東區方言。臺北：中研院語言所。75。

¹⁸ 秋谷裕幸(2010)。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福州：福建人民。38。

¹⁹ 秋谷裕幸(2010)。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77。

²⁰ 秋谷裕幸(2010)。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120。

²¹ 秋谷裕幸(2010)。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158。

²² 李如龍(2001)。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199。明溪話入聲不分陰陽。

²³ 李如龍(2001)。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244。

²⁴ 李如龍(2001)。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290。

²⁵ 明溪話入聲不分陰陽。

²⁶ 李如龍(2001)。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332。

另外帶有客贛方言色彩的閩語，將樂讀作[siaŋ4]，用字為「贏」。

除了閩語之外，臺灣客家話也有相當於[siã5]的語彙，根據教育部《臺灣常用客家語辭典》(電子版)記錄「錫」字，四縣腔讀作 xiang5，海陸、大埔、饒平腔皆讀作 sia5，表示「招致、吸引」之義。

參、音讀來源探討

綜上所述，閩語「引誘」一詞，可寫成以下對應關係：

閩南 閩北 閩東 閩中
[siã5] : [siaŋ5] : [ə iaŋ5] : [si ɿ̃5]

一、韻讀來源

閩語「引誘」一詞，閩南韻母為鼻化韻[-iã]，閩北和閩東都是[-iaŋ]，閩中為鼻化韻[-i ɿ̃]，其各自的來源如下(舉平以該上去，數字表示例字數)：

	東	真	文	欣	元	魂	寒	桓	刪	山	先	仙	陽
閩南 ²⁷ [-iã]	/	/	/	/	健	/	/	/	/	/	顯	3	4
閩北 ²⁸ [-iaŋ]	隴	1 ²⁹	/	/	/	/	/	/	/	1 ³⁰	/	1 ³¹	2
閩東 ³² [-iaŋ]	/	1 ³³	1 ³⁴	/	/	1 ³⁵	2	13 ³⁶	4 ³⁷	鏟	1 ³⁸	7	6 ³⁹
閩中 ⁴⁰ [-i ɿ̃]	1 ⁴¹	1 ⁴²	/	1 ⁴³	/	/	/	/	/	/	2 ⁴⁴	/	2

²⁷ 閩南語採計的方言點有臺南、漳州、泉州、廈門。

²⁸ 閩北語採計的方言點有石陂、政和、建陽、泰寧。

²⁹ 僅政和的鱗字。

³⁰ 僅政和的鏟字。

³¹ 僅政和的連字。

³² 閩東語採計的方言點有泰順、福鼎、霞浦、壽寧、柘榮。

³³ 僅福鼎的秦字。

³⁴ 僅泰順的扮字。

³⁵ 僅泰順的盆字。

³⁶ 閩東僅泰順有例字。

³⁷ 閩東僅泰順有例字。

³⁸ 僅壽寧的片字。

³⁹ 閩東僅泰順有例字。

⁴⁰ 閩中語採計的方言點有明溪、三明、沙縣。

⁴¹ 僅明溪的蒙字。

⁴² 僅明溪的盡字。

⁴³ 僅沙縣的巾字。

ㄛ]													
	唐	庚	耕	清	青	侵	鹽	添	銜	嚴	支	魚	泰
閩南[-iã]	1 ⁴⁵	17	2	28	11	/	5	1 ⁴⁶	/	/	爾	且	艾
閩北[-ian]	/	17	1 ⁴⁷	28	17	1 ⁴⁸	5	/	/	/	/	/	/
閩東[-ian]	/	8	/	17	5	/	4	3	1 ⁴⁹	嚴	/	/	/
閩中[-i ㄛ]	/	15	/	27	9	/	𩚑 ⁵⁰	/	1 ⁵¹	/	/	1 ⁵²	/

從上表可以發現，閩南語的[-iã]多半來自梗攝的清(28)、庚(17)、青(11)韻，其次才是鹽韻(5)、陽韻(4)和仙韻(3)。

閩北語的[-ian]多半來自梗攝的清(28)、庚(17)、青韻(17)，其次是鹽韻(5)。

閩東語的[-ian]多半來自梗攝清韻(17)和山攝桓韻(13)，其次則是庚韻(8)、仙韻(7)、陽韻(6)、青韻(5)。

閩中語的[-i ㄛ]多半來自清韻(27)、庚韻(15)，其次為青韻(9)。

(一)閩南語

閩南語以「𩚑」、「涎」、「錫」、「羸」作為[siã5]的漢字，在韻母上是否可行？「𩚑」與「涎」相通，根據《說文解字》釋「𩚑」字，段注云：

梁鴻傳：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𩚑𩚑。注𩚑音延，讒言捷急之兒。郭注爾雅假為次字，夕連切。⁵³

由段注可知「𩚑」為讒言捷急狀，郭注爾雅「𩚑」假為「次」字，《廣韻》中「涎」音義同「次」⁵⁴。因此本文將「𩚑」字併入「涎」字討論。

「涎」字為《廣韻》仙韻開口三等字，仙韻在閩南語的韻類表現如下：

⁴⁴ 閩中僅沙縣有例字。

⁴⁵ 僅漳州的惶字。

⁴⁶ 僅泉州的忝字。

⁴⁷ 僅政和的爭字。

⁴⁸ 僅政和的今字。

⁴⁹ 僅壽寧的岩字。

⁵⁰ 該字表示「味淡」之義，某些方言點寫作「𩚑」屬談韻，有些寫作「𩚑」屬鹽韻，兩字通同。

⁵¹ 僅沙縣的岩字。

⁵² 僅三明的且字。

⁵³ 清·段玉裁《段注說文解字》。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02年。61。

⁵⁴ 宋·陳彭年《新校宋本廣韻》。臺北：紅葉文化。2001年。141。

	臺南 ⁵⁵	廈門	漳州	泉州 ⁵⁶
-ian	仙錢篇綿件囡線 燃濺煎	仙錢篇綿件線燃 濺煎	仙篇綿件線燃濺 煎	仙錢篇件囡線鱔 濺煎
-ĩ	錢篇綿	錢篇綿煎	錢篇綿煎	錢篇綿煎
-iã	件囡	件囡燃	件囡燃	件燃
-uã	線濺煎	線濺煎	線濺煎	線濺煎

由上表可以發現仙韻三等在閩南語有四種韻類表現，董同龢將中古仙韻擬為[*jæŋ]，因此[-ian]反映的應是唐宋文讀音，那麼[-ĩ]、[-iã]、[-uã]便是唐宋以前的白讀層。閩南語採用「涎」作為「引誘」的用字，應是根據其白讀音[-iã]而來。

「錫」、「贏」二字皆為《廣韻》清韻開口三等字，清韻在閩南語的韻類如下：

	臺南	廈門	漳州	泉州
-iŋ	名精成姓鄭嬰贏	名精成姓鄭嬰贏	名精成姓嬰贏	名精成鄭嬰
-ĩ	精	精姓鄭		精姓鄭嬰
-iã	名精成贏	名精成贏	名精成贏	名精成贏
-ẽ	姓鄭嬰	嬰	姓鄭嬰	

清韻在閩南語有四種韻類，董同龢將中古清韻擬為[*jɛŋ]，[-iŋ]為文讀層，其餘的[-ĩ]、[-iã]、[-ẽ]為白讀層，其中空格的部分為漳州和泉州互補，即漳州讀[-ẽ]者，泉州讀[-ĩ]。閩南語以「涎」、「贏」作為「引誘」的用字，應是取自其白讀層[-iã]。

(二)閩北語

閩北語以「涎」、「贏」作為「引誘」一詞的用字，其韻母與[siaŋ⁵]的對應關係又是如何？「涎」中古仙韻開口三等字，仙韻在閩北語的表現如下：

	松溪	石陂	政和	建陽	泰寧
-iŋ	仙錢篇綿件 煎連羨	仙錢篇綿件 燃濺煎連	仙錢綿件濺 煎燃羨		
-ieĩŋ	燃			仙錢篇綿件 濺煎燃連	

⁵⁵ 王育德(2002)。閩音系研究。臺北：前衛出版社。

⁵⁶ 林連通(1993)。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ien					仙錢篇綿澱 煎燃剪線鱔 团
-yɿŋ		線鱔連团羨	線鱔团		
-yeiŋ				線鱔团羨	
-yŋ	線鱔連				
-aiŋ		剪	剪	剪	
-aŋ	剪				
-iaŋ	燃		連		
-an					剪
-ɔ iŋ				連	

由上表可以看出，閩北仙韻韻類複雜，大致而言松溪、石陂、政和的[-iŋ]，和建陽的[-ieiŋ]，以及泰寧的[-ien]相對應；另一層是松溪的[-yŋ]，和石陂、政和的[-yɿŋ]，以及建陽的[-yeiŋ]相對應；第三層是松溪的[-aŋ]，和石陂、政和、建陽的[-aiŋ]，以及泰寧的[-an]相對應；最後是松溪和政和的[-iaŋ]相對應，僅松溪和政和有此層，其餘石陂、建陽、泰寧在仙韻皆未見此層。此現象或許是因為受高元音介音[-i-]的牽引，使得主要元音由低元音的[-a]，變為較高的元音[-i]、[-e]，以「燃」字為例，松溪有兩讀[-iaŋ]和[-ieiŋ]，[-iaŋ]的主要元音是低元音的[-a]，石陂、政和高化為[-i]，松溪、建陽、泰寧高化為[-e]，因此推論其音變途徑應為：[-iaŋ] > [-ieiŋ]、[-ien]、[-iŋ]。

故在閩北語中，松溪以「涎」作為「引誘」的用字，乃是反映較早期的[-iaŋ]層讀音。

「羸」字為《廣韻》清韻開口三等字，清韻在閩北語的韻類如下：

	松溪	石陂	政和	建陽	泰寧
-eiŋ	精清	精成清	精成嬰清		
-in					成羸嬰
-ən					名精清姓
-iŋ	清			成嬰	
-ɔ iŋ				精清請	
-iaŋ	名成姓鄭羸 請	名精成姓鄭 羸請	名精成姓鄭 羸請	名成姓鄭羸 請	名精成姓鄭 羸請
-aiŋ		嬰			
-aŋ	嬰				

上表白底為白讀層，灰底為文讀層，閩北五區清韻的白讀層有很高的一致性，皆有[-iaŋ]這個韻類，因此建陽、泰寧以「贏」作為「引誘」的用字，乃反映了[-iaŋ]這個白讀層次。

(三)閩東語

閩東語「引誘」一詞的用字皆從缺，閩東語的[s-]和[ə-]屬同音位，因此閩東語「引誘」一詞的語音形式可視作與閩北語相當。故關於閩東語的用字，便以閩北語的「涎」、「贏」來討論。首先看仙韻在閩東語的音讀情形：

	泰順	福鼎	霞浦	壽寧	柘榮 ⁵⁷
-ien		仙錢篇棉煎連 扇			
-ie	篇綿連錢仙燃 線鱔羨囡				
-eŋ		剪	篇連仙棉煎錢		
-iŋ				篇連棉仙錢扇	
-eiŋ				剪	仙錢篇棉連剪 扇
-iaŋ	癰扇	線鱔煎囡癰	線鱔囡癰扇	線鱔囡癰	線鱔煎囡癰
-øŋ			件		
-øyŋ					然件
-εŋ			剪		
-ioŋ		件			
-øuŋ				件	
-e	剪				
-ye	件連				

閩東語的仙韻大抵可分為兩大層次：首先是泰順的[-ie]、福鼎的[-ien]、霞浦的[-eŋ]、壽寧的[-iŋ]和柘榮的[-eiŋ]相對應；另一個層次是泰順、福鼎、霞浦、壽寧、柘榮的[-iaŋ]相對應。因此以「涎」作為「引誘」用字，反映的是[-iaŋ]這個讀音層次。

⁵⁷ 本文柘榮方音資料來自秋谷裕幸(2010)。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該書記錄的方言點為柘榮富溪鎮，與中研院小學堂所收錄的柘榮語音有差異。

清韻在閩東語的表現如下：

	泰順	福鼎	霞浦	壽寧	柘榮
-eiŋ				成精清	
-iŋ		成精清	成精請		成精清
-I ŋ	名精清請成 姓				
-iaŋ	名請成贏	清名請成贏	名清贏	名清成請贏	名清成贏請
-aŋ	姓鄭	姓鄭	姓鄭	姓鄭	姓鄭

清韻在閩東語可分為三層，泰順的[-I ŋ]和福鼎、霞浦、柘榮的[-iŋ]以及壽寧的[-eiŋ]相對應；另外兩個層次分別為[-iaŋ]和[-aŋ]。因此以「贏」作為「引誘」的用字，是取決於[-iaŋ]這個層次。

(四)閩中語

閩中語的「引誘」，明溪讀作[siaŋ4]，三明、沙縣同讀為[si ɔ̃5]。用字皆作「贏」。何以閩中語不以閩南、閩北的「涎」作為用字？首先來看仙韻在閩中語的表現：

	明溪	三明	沙縣
-ĩ			仙錢篇綿件燃煎羨線
-ẽ			澱
-ieŋ	仙錢篇綿件燃澱煎連 羨線团		
-aiŋ		仙錢篇綿澱煎連羨線	
-iaĩŋ		件燃	

上表可見當今閩中語仙韻並無[-iaŋ]韻類，故閩中語的方言調查中未見以「涎」作為「引誘」一詞的用字。接下來看清韻在閩中語的表現：

	明溪	三明	沙縣
-ε ŋ	名精請成姓清		
-ε iŋ			精請成清
-iaŋ	名精請姓鄭贏		
-aŋ	成		
-i ɔ̃		名精請成姓鄭贏	名精請成姓鄭贏

-ã		名精請姓清	
-iã		成羸	

明溪清韻[-εŋ]為文讀，[-ian]和[-an]為白讀，明溪以「羸」作為「引誘」用字，乃取決於[-ian]這個層次。三明仙韻皆為鼻化韻[-iõ]、[-ã]、[-iã]，沙縣[-εin]為文讀，[-iõ]為白讀，三明、沙縣以「羸」作為「引誘」用字，反映了[-iõ]這個層次。

二、聲母來源

閩語「引誘」一詞，聲母的表現形式如下：

	s-	θ-	t-	ɕ-
閩南語	臺南、廈門、漳州、泉州			
閩北語	松溪、建陽、泰寧		政和	石陂
閩東語	壽寧	福鼎、霞浦、柘榮		泰順
閩中語	明溪、三明、沙縣			

(一)閩南語

閩南語以「涎」、「錫」、「羸」作為「引誘」一詞的用字，「涎」、「錫」為邪母，「羸」為以母，以下來看邪母在閩南語的表現情形：

		臺南	廈門	漳州	泉州
文	s-	似邪謝飼象	似邪謝飼象	似邪謝	似邪謝飼象
白	ts-	謝	謝		
	tsh-	飼象	飼象	飼象	飼象

[s-]為文讀層，[ts-]和[tsh-]為白讀層，臺南、廈門、漳州、泉州邪母皆有[s-]讀音，因此「涎」、「錫」在聲母上反映的是文讀層。

以母在閩南語的表現情形：

		臺南	廈門	漳州	泉州
文	0-	以由與勻	以由與勻蠅翼癢	以由與勻翼	以由與勻愈裕蠅癢
白	s-	蠅翼	蠅翼	蠅翼	蠅翼
	ts-	癢	癢	癢	癢
	l-	愈裕	愈裕	愈	愈裕
	h-			與	

	dz-			裕	
--	-----	--	--	---	--

零聲母為文讀層，[s-]、[ts-]、[l-]、[h-]、[dz-]為白讀層，以母字「蠅」、「翼」等字，聲母讀為[s-]，其中「蠅」字讀為[s-]聲母應是受「繩」字類化而來。以「羸」字表示「引誘」，在聲母上取決於白讀音[s-]。

(二)閩北語

閩北語在「引誘」一詞上，聲母有三種變體，松溪、建陽、泰寧作[s-]，石陂為[ɕ-]，政和為[ɬ-]，以邪母的「涎」、以母的「羸」作為用字，以下為邪母在閩北語的發展情形：

		松溪	石陂	政和	建陽	泰寧
文	s-	似飼象			邪象	似飼象邪
	ɕ-		謝飼象			
	ɬ-			謝象		
白	ts-	邪謝斜				
	tsh-				斜	
	tɕ-			邪斜		
	dz-		邪謝斜			
	l-				謝斜	
	th-					謝斜

松溪、建陽、泰寧邪母文讀音皆為舌尖擦音[s-]；石陂則是[ts-]組和[tɕ-]組互補，[ts-]組配洪音，[tɕ-]組配細音，邪母本為三等字，因此石陂邪母字多讀作舌面擦音[ɕ-]；政和則是讀為舌尖邊擦音[ɬ-]。因此以「涎」作為「引誘」之用字，在聲母上取決於文讀音。

以母在閩北語發展的情形如下：

	松溪	石陂	政和	建陽	泰寧
0-	由裕喻		以由與喻裕	由	以由與勻愈裕癢
ʔ-		由裕			
ɦ-		以與勻喻		與勻愈裕翼	
s-	蠅翼	蠅		蠅	癢蠅
ɬ-			(蠅) ⁵⁸ 翼		

⁵⁸ 秋谷裕幸(2008)。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144。政和同音字匯「[ɬi44]蟲」一詞，表示「蒼蠅」之義，「[ɬi44]」無字，以□表示。

ɕ-		翼			
ts-	癢				
tɕ-			癢		
dz-		癢			
h-	勻		勻		
l-				癢	
th-					癢

以母字松溪、政和、泰寧多讀為零聲母，石陂、建陽多讀為喉音[h-]。其中「蠅」、「翼」多讀為舌尖音[s-]、[ɿ-]，或因顎化作用讀為舌面擦音[ɕ-]，該層例字不多，此現象和閩南語相同，「繩」為船母，船母為閩語[s-]類聲母的來源之一，因此「蠅」字讀為[s-]類聲母，應是被「繩」字類化而來。用以母的「羸」作為「引誘」一詞用字，在聲母上應是根據[s-]、[ɿ-]、[ɕ-]這個層次而來。

(三)閩東語

閩東語「引誘」一詞，用字從缺，此依閩語的常用字「涎」、「羸」來討論。「引誘」一詞，泰順的聲母為舌面擦音[ɕ-]，福鼎、霞浦、柘榮為舌尖擦音[θ-]，壽寧為舌尖擦音[s-]。

邪母在閩東語的表現如下：

		泰順	福鼎	霞浦	壽寧	柘榮
文	s-	似寺			邪謝斜寺	
	θ-		邪謝嶼寺	嶼寺邪謝		謝徐
	ɕ-	謝嶼				
白	tsh-			象		
	tɕh-	飼邪斜象	飼斜象	飼斜		
	tʃ				飼斜象	飼斜象
	h-					

邪母在閩東語泰順、壽寧文讀音作[s-]，[ɕ-]和[s-]互補，[ɕ-]配細音，[s-]配洪音；福鼎、霞浦、柘榮文讀音為[θ-]。因此以「涎」字作為「引誘」用字，聲母乃根據文讀層而來。

以母在閩東語的發展如下：

		泰順	福鼎	霞浦	壽寧	柘榮
文	0-	以由與勻	以由裕	以由勻裕	以由裕翼	移油餘營羊

		喻裕翼				
白	s-				蠅癢翼	
	θ-		蠅癢翼	蠅癢翼		蠅癢翼
	ɕ-	癢				

閩東語的以母文讀音皆為零聲母，白讀音有[s-]、[θ-]、[ɕ-]三種變體，其例字多為「蠅」、「翼」、「癢」三字，此現象與閩南語、閩北語相當。以「贏」表示「引誘」，其聲母乃根據此層次而來。

(四)閩中語

閩中語明溪、三明、沙縣在「引誘」一詞，聲母皆作[s-]，用字皆為「贏」。首先來看邪母的「涎」字在聲母上是否合適？邪母在閩中語的表現如下：

		明溪	三明	沙縣
文	s-	似邪謝飼象寺	似邪謝祀象寺	似邪謝象寺
白	ts-		謝斜	謝斜
	tsh-	謝斜		

閩中語邪母文讀音皆作[s-]，白讀則有[ts-]、[tsh-]兩類，因此若以「涎」字表示「引誘」，在聲母上乃反映了文讀音。

接下來看以母在閩中語的發展：

	明溪	三明	沙縣
0-	以由與愈裕癢翼	以由與愈裕癢翼	以由與愈裕蠅癢翼
s-	蠅	蠅翼	蠅翼
ts-		癢	癢
tsh-	癢		
v-	勻		

閩中語以母的文讀音皆為零聲母，其中明溪[v-]聲母多來自微母、云母，「勻」字讀為[v-]，應是受云母的「筠」類化而來。以母的白讀層讀為[s-]者，和其他閩語一樣，多是「蠅」、「翼」等字，因此以「贏」表示「引誘」，聲母乃反映此白讀層的讀音。

三、聲調來源

閩語「引誘」一詞的聲調，表現形式如下：

	陽平	陽平甲	陰去	入
閩南語	臺南、廈門、漳州、泉州			
閩北語	石陂	松溪、政和、建陽	泰寧	
閩東語	泰順、福鼎、霞浦、壽寧、柘榮			
閩中語	三明、沙縣			明溪

(一)閩南語

閩南語「引誘」一詞讀為陽平調，陽平調來自古濁聲母，「涎」、「錫」、「贏」三字分別為古邪母平聲、古邪母平聲、古以母平聲。因此「涎」、「錫」、「贏」、表示「引誘」，在聲調上符合古濁聲母平聲變為陽平調的規則。

(二)閩北語

松溪、政和、建陽：「引誘」一詞讀為陽平甲調，陽平甲調的來源之一為古濁母平聲字，因此邪母的「涎」、以母的「贏」字符合此三地的聲調規則。

石陂：陽平調的來源之一為古全濁平聲字，因此邪母的「涎」字在聲調上符合石陂話的演變規則。至於「贏」字是否符合石陂的聲調規則？根據秋谷裕幸《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提到：

古次濁平聲字裡今讀[ʔ]聲母的字全部都讀作陰去，今讀[m n ŋ l]聲母的字基本上也都讀作陰去，只有少數字纔有陽平的讀法，今讀[b f]聲母的字則都讀作陽平。⁵⁹

石陂「引誘」一詞讀為陽平調，屬次濁的以母「蠅」字，聲母作[s-]，讀作陰去調，「贏」字(表勝負義)聲母為[ʔ-]亦讀為陰去調，因此依石陂的聲調規則來看，若以「贏」字表示「引誘」，在聲調上顯然不符合規則。

泰寧：「引誘」一詞讀為陰去調，古濁平聲母是其陰去調的來源之一，如「斜」、「名」等，因此全濁邪母的「涎」、次濁以母的「贏」字，符合泰寧的聲調規則。

(三)閩東語

閩東語的「引誘」全讀為陽平調，其陽平調的來源之一為古濁平聲母，因此無論「涎」或「贏」皆符合閩東語的聲調規則。

(四)閩中語

⁵⁹ 秋谷裕幸(2008)。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92。

明溪：入聲的來源之一為古濁平聲字，例如「膜」、「霞」，因此以「涎」、「羸」表示「引誘」，合於明溪的聲調規則。

三明、沙縣：「引誘」一詞皆讀為陽平調，陽平調為古濁平聲字的演化途徑之一，因此「涎」、「羸」皆與三明、沙縣的聲調規則相合。

肆、詞義來源探討

閩語「引誘」採用「涎」、「錫」、「羸」等字來表示，這些字與「引誘」的關連性如何？論述如下：

一、涎

「涎」的初文為「次」，甲骨文寫作「𠂔」，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解釋：

象人口液外流形。……引伸為汜濫之義，後世別作羨。一、水流汜濫也。二、祭名。⁶⁰

張政烺《甲骨金文與商周史研究》提到「涎」字的由來：

最早的次意為“慕欲口液”，後世分為兩個字：一、羨是慕欲，二、涎(或作𠂔)是口液。但在中古時期次、羨、涎、𠂔這幾個字也還常混用無別。⁶¹

「次」本來作為口水之義，後引申有欣羨之義，因而分化成「涎」、「𠂔」、「羨」等字，這些字同出於「次」字，因此在意義上多有關聯。

郭璞〈江賦〉：

噴浪飛𠂔。(李善注：𠂔，沫也。)⁶²

杜甫〈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一詩，

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涎。(仇兆鰲引〈江賦〉注：揚髻掉尾，噴浪飛𠂔。)⁶³

⁶⁰ 徐中舒(2006)。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987-988。

⁶¹ 張政烺(2012)。甲骨金文與商周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35。

⁶² 東晉·郭璞〈江賦〉，《六臣註文選》卷 12，葉 22，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3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285。(葉：表示古籍原典頁碼)

⁶³ 唐·杜甫〈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杜詩詳註》卷 19，葉 64，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70 冊。769。

〈江賦〉一文中的「噴浪飛涎」，《文選》作「涎」，《杜詩詳註》仇兆鰲作「涎」，「飛涎」為飛沫之義。又如賈誼《新書》提出降伏匈奴的計策，即以美食珍饈宴請投降者，使其垂涎奔相走告，藉此吸引更多的匈奴人前來降漢：

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涎而相告。⁶⁴

《說文解字》釋「念」字，段玉裁引賈誼《新書》注曰：

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涎而相告。（頁513）

《新書》中「垂涎相告」一詞，《太平御覽》作「涎」，段注作「羨」，皆指因慕欲而流口水之義。又如束皙〈餅賦〉一文提到寒冬之際，湯餅香氣四溢，引人垂涎：

行人失涎於下風，童僕空嚙而斜眄。⁶⁵

又如黃庭堅〈奉和王世弼寄上七兄先生用其韻〉提到：

吟哦口垂涎，嚼味有餘雋。⁶⁶

這裡的「失涎」、「垂涎」，皆為「垂涎」之義。根據以上例證，可以得知「涎」、「涎」、「羨」等字，在古文中常有通用的情形。

「涎」字從唾液引申為欣羨慕欲之義，例如杜甫〈飲中八仙歌〉提到：

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杜詩詳註》卷2，葉1，頁128）

指汝陽美酒引人口水直流。又張元幹〈登垂虹亭二首〉有詩句：

扁舟莫浪發，蛟鱷正垂涎。⁶⁷

狂風驟雨中莫乘小舟，水中蛟鱷正流口水等著舟中的乘客。「流涎」、「垂涎」皆有貪饞的義涵，因此可進一步引伸為亟欲取得、貪求等義，如范成大〈題夫差廟〉評夫差：

⁶⁴ 漢·賈誼《新書》，《太平御覽》卷800，葉10，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00冊。160。

⁶⁵ 晉·束皙〈餅賦〉，《藝文類聚》卷72，葉5，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88冊。521。

⁶⁶ 宋·黃庭堅〈奉和王世弼寄上七兄先生用其韻〉，《山谷集·外集》卷1，葉26，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13冊。333。

⁶⁷ 南宋·張元幹〈登垂虹亭二首〉，《蘆川歸來集》卷2，葉3，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36冊。595。

縱敵稽山禍已胎，垂涎上國更荒哉。⁶⁸

夫差輕縱勾踐，又垂涎天下，貪求霸主之位，使得勾踐有機可趁，種下敗因。又如鄭若曾〈蘇松常鎮四府總論〉

四郡為奸雄之所垂涎，可徵已。⁶⁹

言蘇松常鎮四郡為朝廷命脈，倭寇曾進犯之，為奸雄亟欲取得之地，可見四郡之重要性。根據以上討論，「涎」字的語義演變如下：

口水  貪慕

閩南語[siã5]、閩北語[siaŋ5]、閩東語[əiaŋ5]、閩中語[siɔ̃5]，皆表「引誘」之義，即藉由某些事物以誘發他人或動物的欲念，進而達到某種目的。「涎」字由唾液引申有貪求、亟欲得到之義，故閩語以「涎」作為「引誘」的用字。

二、餽

「餽」、「餽」二字，一從易，一從易，根據《康熙字典》的解釋，兩字原本有別：

餽：……按餽餽二字今混為一。重編廣韻：餽，徐盈切。餽，徒郎切。各不相蒙。《正字通》槩云餽字之譌，亦非。

餽：……按重編廣韻云：餽，徐盈切，當从易，正韻从易，誤。餽，徒郎切，當从易，今混為一字，非。字彙既有餽字，从徐盈反，復于餽字作徐盈、徒郎二切，尚未了然於字書之誤也。⁷⁰

根據《康熙字典》的解釋，兩字的差異在於讀音，從易者應讀為徒郎切，從易者應讀為徐盈切。《說文解字》釋「餽」字：

飴和餽者也，从食易聲。（段玉裁注曰：玉篇廣韻皆誤从易。然玉篇曰：餽，徒當切。廣韻十一唐曰：糖，飴也。十四清曰：餽，飴也。皆可使學者知餽糖一字，不當从易，至於集韻始以餽入唐韻，餽入清韻，畫分二字，使人真雁不分，其誤更甚，猶賴類篇正之。餽，古音如洋，語之轉如唐，

⁶⁸ 南宋·范成大〈題夫差廟〉，《石湖詩集》卷 28，葉 5，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9 冊。805。

⁶⁹ 明·鄭若曾〈蘇松常鎮四府總論〉，《江南經略》卷 1 下，葉 6，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28 冊。26。

⁷⁰ 清·陳廷敬《御定康熙字典》卷 33，葉 51、56，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31 冊。462、464。

故方言曰：錫謂之饴。郭云：江東皆言饴，音唐。)(頁 221)

由段注可以得知「錫」字在《玉篇》、《廣韻》開始誤作「饴」，其義為糖，至《集韻》將訛誤的「饴」字與正字「錫」視作不同讀音的兩個字，段玉裁以為「饴」字原本讀如洋，因音變而讀如唐，故揚雄《方言》有「錫謂之饴」的紀錄。

根據以上例證，「饴」字的意義為「糖」，古書記載亦多指「糖」，如陳壽《三國志·三嗣主傳·孫亮》裴松之引《江表傳》注云：

亮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饴，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饴中，啟言藏吏不謹。⁷¹

孫亮派黃門持有蓋銀碗，至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的甘蔗饴，黃門與藏吏有過節，便將老鼠屎投入饴中，以陷害藏吏。文中的「甘蔗饴」即「蔗糖」。又如宗懷《荊楚歲時記》提到正月一日的情景：

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酒，膠牙饴。⁷²

文中「膠牙饴」即麥芽糖。唐慎微《證類本草》中注云：

蜀本圖經云：飴即軟糖也，北人謂之饴。粳米、粟米、大麻、白朮、黃精、枳椇子等並堪作之，惟以糯米作者入藥。⁷³

「饴」為軟糖，以粳米、粟米等熬製而成，以糯米熬製者可作為藥用。

閩語以「饴」作為「引誘」一詞的用字，大概是因為糖滋味甜蜜誘人，故以此表示「引誘」的概念。

三、贏

「贏」字在古文中多有以下幾種意義，一為獲利，例如《戰國策·秦策五》：

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⁷⁴

此段為呂不韋及其父的對話，呂不韋想為在趙國當質子的嬴異人效力，即後來的秦莊襄王，便回家問其父有關珠玉和立國主所能獲得的利潤。

⁷¹ 晉·陳壽《三國志》卷 48。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臺北：鼎文出版社。1977 年。1153。

⁷² 南朝·宗懷《荊楚歲時記》，葉 2，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9 冊。15。

⁷³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 24，葉 15，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40 冊。989。

⁷⁴ 《戰國策》卷 7，葉 5，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06 冊。291。

二為獲勝，例如白居易〈放言五首〉有云：

不信君看奕棋者，輸贏須待局終頭。⁷⁵

此詩言人世起伏難料，如同棋局一般，最後關頭才知輸贏。

三為擔負，例如《莊子·胠篋第十》有言：

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是上好知之過也。⁷⁶

此為道家「絕聖棄智」之說，文中批判時人仰慕所謂賢者，帶著行李糧食，到處奔波，此為「好知之過」，「贏糧」為擔負糧食之義。

四為增長，例如劉安《淮南子·時則》提及：

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注：贏長也，縮短也。）⁷⁷

文中解釋所謂「六合」，孟春和孟秋為其中一合，孟春之際萬物增長，「贏」為增長之義。

「贏」字在元代雜劇開始出現了勾引、誘惑之義，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營勾》提到「贏勾」一詞在戲曲的使用情形：

營勾，謊騙或勾引之義。……按三十種本《鐵拐李》劇作「贏勾了我腳頭妻。」贏勾乃贏勾之誤，此可於《董西廂》證之。《董西廂》四：「說盡虛脾，使盡局段，把人贏勾廝欺謾。」贏勾與營勾同，特董詞則為謊騙義。

⁷⁸

在金元戲曲上「贏勾」與「營勾」相同，都有謊騙、勾引之義。

根據以上「贏」字意義的整理，閩語以「贏」字作為「引誘」一詞的用字，大概是「贏」字原本便有盈利之義，再加上後起的勾引誘惑之義，使「贏」字有以利益誘拐他人之意涵，故某些閩語調查記錄便以「贏」字作為「引誘」之用字。

⁷⁵ 唐·白居易〈放言五首〉，《白氏長慶集》卷 15，葉 24，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80 冊。171。

⁷⁶ 晉·郭象《莊子注》卷 4，葉 15，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56 冊。54。

⁷⁷ 東漢·高誘《淮南鴻烈解》卷 5，葉 25，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8 冊。565。

⁷⁸ 張相(1993)。《詩詞曲語辭匯釋》。臺北：紅葉文化。697-698。

伍、結論

根據語音和語義兩個面向來分析，閩語「引誘」的語源以「涎」的可能性最大。「贏」、「錫」二字可能性較小的原因在於語義的聯繫，此二字在語音上大致可說得通，但是在語義上則有些隔閡，「贏」字出現勾引、誘惑之義始於金元時期的北曲，北曲盛行於中國北方，其所使用的話語以當時的北方話為主。又北曲的「贏勾」時而寫作「營勾」，「贏」字本無引誘之義，而「營」字則有類似的意涵，例如劉安《淮南子·原道》：

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淮南鴻烈解》卷1，葉19，頁517）

指聖人不因逸樂而惑亂心神，「營」為眩惑之義，與「熒」相通。因此北曲的「贏」字出現勾引、誘惑之義，應是由於「贏」和「營」同音⁷⁹，同音假借，因此有「贏勾」、「營勾」同用的情形。加上金元時期，閩語早已自成一系，因此「贏」字作為閩語「引誘」的語源可能性不高。

「錫」字則是自古以來都指「糖」，未衍生出其他的引申義涵，故「錫」字作為閩語「引誘」的語源可能性亦不大。

「涎」字本義為唾液，之後引申為欣羨、慕欲，在語義上和閩語「引誘」一詞較為接近。在語音連結上，屬閩中語較為困難，「引誘」一詞，明溪話韻母作[-ian]，三明、沙縣的韻母作[-i ɔ̃]。明溪話的[-ian]，三明、沙縣的[-i ɔ̃]，這些韻母的來源，主要來自中古清韻。那麼「涎」在閩中語是否有讀為[-ian]和[-i ɔ̃]的可能？

仙韻在中古音屬於低元音韻母，擬音作[-a]或[-æ]或[-ɛ]，在中古同屬低元音韻母的清韻，主要元音的擬音與仙韻相同，清韻在明溪話多讀為[-ian]，另外同屬低元音的談韻、山韻，明溪話多讀為[-aŋ]，例如屬談韻的「饜」，表示味淡，讀為齊齒呼[-ian]，仙韻在明溪話多讀為[-ien]，因此明溪話的仙韻很可能有過讀為[-ian]的階段，後因受高元音介音[-i-]的牽引，主要元音高化為[-e]，形成今日[-ien]的讀音。其演化途徑為：[-ian] > [-ien]

三明、沙縣的清韻多讀為[-i ɔ̃]，談韻讀為[-ɔ̃]，仙韻中古時期的主要元音與清韻相同，因此仙韻在三明、沙縣可能有過[-i ɔ̃]的階段，三明的仙韻今讀為[-(i)aiŋ]，是較晚期的文讀音，沙縣讀為鼻化韻[-ĩ̃]，屬於白讀音，可能因受前高元音介音[-i-]的牽引，使元音[-ɔ̃]高化為[-ĩ̃]。推論其語音層次順序

⁷⁹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64。

為：

晚 ↑ 早	$[-(i)aiŋ]$
	$[-i\tilde{ɪ}]$
	$[-i\tilde{o}]$

因此「涎」在閩中語讀為 $[-iaŋ]$ 、 $[-i\tilde{o}]$ 並非不可能。綜合以上論述，閩語「引誘」的語源，以「涎」字的可能性最大。

參考文獻

(一)古籍文獻

先秦《戰國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漢·賈誼《新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東漢·高誘《淮南鴻烈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晉·束皙〈餅賦〉，《藝文類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晉·陳壽《三國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臺北：鼎文出版社，1977年

晉·郭象《莊子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東晉·郭璞〈江賦〉，《六臣註文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南朝·宗懷《荊楚歲時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宋·陳彭年《新校宋本廣韻》，臺北：紅葉文化，2001年

宋·黃庭堅《山谷集·外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南宋·范成大《石湖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南宋·張元幹《蘆川歸來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

明・鄭若曾《江南經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清・仇兆鰲《杜詩詳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清・段玉裁《段注說文解字》，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02 年

清・陳廷敬《御定康熙字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二)近人論著

Barclay(1923) . *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Spoken Language of Amoy*(增補廈英大辭典)(電子版).

Douglas Carstairs(1873).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 chew and Chin chew dialects*(廈英大辭典)(電子版).

Francken, De Grijjs(1882) . *Chinese-Hollandsch Woorden book Van bet Emoi dialect*(廈荷詞典). 臺南：教會公報社.

小川尚義(1931-1932)。台日大辭典（電子版）

中研院。小學堂資料庫(電子版)

王育德(2002)。閩音系研究。臺北：前衛出版社。

李如龍(2001)。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州：福建教育

林連通(1993)。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秋谷裕幸(2008)。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臺北：中研院語言所

秋谷裕幸(2010)。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福州：福建人民

徐中舒(2006)。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

張政烺(2012)。甲骨金文與商周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張相(1993)。詩詞曲語辭匯釋。臺北：紅葉文化

教育部。臺灣常用客家語辭典。(電子版)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辭典(電子版)

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96)。廈門方言志。北京：北京語言學院